

大同，地处雁门关以北、桑干河流域，自古为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碰撞交融的核心区域，古称代地。在数千年民族融合的历史长河中，乌桓作为东胡后裔的重要部族，曾长期活跃于这片土地，深刻影响着大同后来的族群结构、社会风貌与文化基因。

代地大同的乌桓记忆

1

源起东胡

先秦至汉初，乌桓与鲜卑一样，同属东胡联盟，逐水草而居，以畜牧射猎为生，生活在西拉木伦河两岸。公元前3世纪，冒顿单于统领匈奴，大破东胡，致东胡部族东去，其中一支退守乌桓山（今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以北），以山为号，定名乌桓。

乌桓部族长期为匈奴附庸，“岁输牛马羊皮”，并承担兵役徭役，参与匈奴对汉朝的作战。

西汉中期，汉武帝派卫青、霍去病北击匈奴，大破匈奴左贤王部，乌桓摆脱匈奴控制。为牵制匈奴、巩固北疆，汉朝将乌桓部族南迁至上谷、渔阳、右北平、辽西、辽东五郡塞外，设护乌桓校尉监管，开启乌桓与中原王朝的联结与融合之路。史料记载，此时的代郡、雁门郡已有乌桓部族驻牧。

王莽立新朝后，开始对匈奴用兵，强征乌桓部族随军作战，以乌桓、丁零兵卒屯驻代郡，这是史料中乌桓人戍守大同代地的



左云东汉长城遗迹

2

农牧融合

生活在大同代地的乌桓人很快适应大同农牧兼容的地理环境，从游牧逐渐向农耕定居转变。

乌桓人原本以游牧射猎为主要生计，“随水草放牧，居无常处，以穹庐为舍，东开向日”，畜养马、牛、羊，精于骑射，以肉乳为食、皮毛为衣。定居大同后，受中原农耕文化的影响，逐步形成“农牧兼营”的生活方式。大同桑干河流域土地肥沃，乌桓部众开垦土地，学习农耕技术，种植粟米等农作物。这种生活方式的转型，既适应了大同的自然环境，也推动了乌桓与汉族的经济融合，为乌桓部族存续提供物质基础。

初入代地的乌桓人仍沿用邑落公社制度，他们的基层组织为“邑落”，若干邑落组成部落，邑落设小帅，部落设大人，首领均由部族推举产生，多选拔勇武、有谋略之人。《三国志·乌丸鲜卑东夷传》记载：“邑落各有小帅，数千百落自为一部，大人有所召呼，刻木为信，邑落传行，无文字，而众莫敢

违犯。”大同地区的乌桓部族，以平城、高柳为核心聚居区，形成多个部落联盟，大人统领部族事务，处理纠纷、指挥作战、协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。这种社会组织兼具灵活性与凝聚力，既保留了游牧部族的传统，又满足部众聚居生活的管理需要。

稳定的生活带来人口的增长，内迁大同的乌桓部族人口数量高峰期突破5万人，史书分别称为“代郡乌桓”“雁门乌桓”。因善骑射，他们在东汉中期以后常被征调入伍作战。明帝永平年间、章帝建初年间、和帝永元年间等大规模作战，均有乌桓骑兵的参与。

汉末至魏晋，乌桓部族进一步融入中原王朝管理体系，多数成编户齐民。建安十二年（207），曹操北征，代郡、雁门乌桓全面归附，曹操将万余落（约5—10万人）徙至邺城，编为乌桓骑兵，为曹魏精锐。他们与汉人通婚、改汉姓、习汉俗，与汉族无异。少部分部众融入鲜卑族，继续在平城生活。

3

文化风貌

久远的岁月消蚀了乌桓留在大同的鲜明印记，但通过考古发现，仍可窥探这支北方部族与大同的关系。近年来在阳高、右玉、平鲁等地发现的东汉至魏晋的墓葬群，出土典型带有乌桓风格的文物，结合文献考察，可以大概勾勒出乌桓人的文化风貌。

从出土文物判断，代地的乌桓人仍保留着简朴的生活方式，常用器具以骨器、陶器居多，骨器以骨簪、骨镞、骨饰为主，打磨精细，多用于日常装饰与狩猎作战。陶器以夹砂灰陶、红陶居多，器型多敞口罐、双耳壶、束颈瓶，器表素面或饰细绳纹，无中原礼器纹饰，器型小巧便携，适配游牧迁徙的需要。在一些高等级的墓葬中，出土了金银器和

铜器，铜器类以铜带钩、铜环首刀、铜节约、马衔、马镫残件等骑射用具为多，带钩表面多篆刻狼、鹿、马、鹰等草原动物纹样，这些文物与文献记载“以毛毳为衣，妇人至嫁时乃养发，分为髻，著句决，饰以金碧，犹中国有簪步摇”对应。

近年来有研究者认为大同古代敬山习俗也与乌桓文化有关。《魏书》《后汉书》记载，乌桓人“敬鬼神，祠天地日月星辰及先大人有健名者。祠用牛羊，毕皆烧之”。每逢春祭，部众在水草丰美之处聚众祭祀，以焚烧牛羊牺牲的礼制，祈求天地庇佑、部族繁盛。这种崇尚自然、敬畏天地山川的信仰，可视为为后世大同地区敬山礼俗的文化预演。



《护乌桓校尉出行图》局部

4

民风遗存

魏晋以降，作为独立部族的乌桓消失于历史长河中，但乌桓文化并未彻底消亡，以文化基因、古迹遗存、民俗风情的形式，成为大同历史文化重要且神秘的因子。

语言是承载文化的重要平台。乌桓语属阿尔泰语系东胡语支，与鲜卑语同源，无文字，仅靠口耳相传。虽未形成独立文字体系，却以底层借词、语音特征、方言词缀的形式，沉淀在大同话（晋语大包片）中，成为乌桓古语隐秘的活态传承。

本地学者认为，晋北一带方言中描述牲畜、草场、游牧行为的词汇，多保留阿尔泰语发音特征，源自乌桓—鲜卑常用语。如称“牲畜”为“头口”，称“牧场、荒坡”为“草胡”，称“马驹”为“马羔”，称“牛羊圈”为“圈圈图”（圈图一词为东胡系民族通用

语，乌桓时期已用于指代游牧围栏），等等。这类词汇不见于中原汉语，是乌桓内迁后，游牧生计用语留存方言的直接体现。大同话高频使用的“圪”字头词缀（如圪蹴、圪溜），有学者推论为东胡语的轻声前缀，乌桓与鲜卑长期共用此构词方式，历经千年固化为方言特色。

大同新荣区祁皇墓村、靳圪塔梁村一带聚居有“匡”姓居民。据考，匡姓源自乌桓库偃官氏，北魏平城时期门第显赫。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时，乌桓库偃官氏为顺应潮流，简化复姓为单字“匡”。匡姓族人并未随鲜卑南迁洛阳，而是留守平城故地，世代繁衍，将乌桓血脉与文化基因留存至今。

文/图 温鹏毅